

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3

T 5757/0421D

共二十本

射  
神  
演  
義  
五

第二十回

散宜生私通費尤

詩曰

自古權奸止愛錢

構成機殺害忠賢

不無黃白開生路

也要青蚨入錦纏

成已不知遺國恨

遺災那問有家筵

孰知反復原無定

悔却吳鈎錯倒撚

且言西伯侯囚于羑里城

即今河北相州湯陰縣是也

每日閉門待罪

將伏羲八卦變為八八六十四卦重為三百八十四爻內

按陰陽消息之機。週天剗之妙。後為周易姬伯閑暇無

事。悶撫瑤琴一曲。猛然琴中大絃忽有殺聲。西伯驚曰。此



殺聲王何怪事。止琴瑟。取一課便知分曉。姬伯不覺流淚曰。我兒不覺受此碎身之禍。今日如不食子肉。難逃殺身之禍。又食了。心何忍。使我心如刀絞。不敢悲啼。如泄此機。我身亦自難保。姬伯只得含悲忍淚。不敢出聲。作詩嘆曰。

詩曰。

孤身抱忠義。萬里探親災。未入羨里城。

先登殿紂臺。拋琴除孽婦。頃刻怒心推。

可惜青年客。魂遊劫運灰。

姬昌作畢。左右不知。姬伯心事。俱默默不語。話未了時。使

命官到有旨意下。姬伯稿素接旨。口稱犯臣死罪。姬昌接旨。開讀畢。使命官將龍鳳膳盒擺在右面。使命曰。王上見賢侯在羨里久羈。聖心不忍。昨日聖駕幸獵。打得鹿獐之物。做成肉餅。特賜賢侯。故有是命。姬昌跪在案前。揭開膳盒。曰。聖上受鞍馬之勞。反賜犯臣鹿餅之享。願陛下萬歲。謝恩畢。連食三餅。將盒蓋了。使命見姬昌食了子肉。暗嘆曰。人言姬伯能知先天神數。善曉吉凶。今日見子肉。而不知速食而甘美。所謂陰陽吉凶。皆是虛語。且說姬昌明知子肉含忍苦痛。不敢悲傷。勉強精神。對使命言曰。欽差大人。犯臣不能躬謝天恩。敢煩大人與昌轉達。昌就此

謝恩便了。姬伯創身下拜。感聖上之恩光。又普照于羗里。使命官回朝歌。不題。且說姬伯思子之苦。不敢啼哭。暗暗作詩嘆曰。

一別西岐到此間。

曾言不必渡江關。

只知進貢朝昏主。

莫解迎君有犯顏。

年少忠良空慘切。

淚多時雨只潛潛。

遊魂一點歸何處。

青史名標是等閒。

姬伯作罷詩。不覺憂憂悶悶。寢食俱廢。在羗里不題。且說使命官回朝。復命紂王在顯慶殿與費仲尤渾奕棋。左右侍駕官啓奏使命候旨。紂王傳旨宣至殿。廷回旨奏曰。臣

奉旨將肉餅送至羗里。姬昌謝恩言曰。姬昌犯罪當死。蒙聖恩赦以再生。已出望外。今皇上受鞍馬之勞。犯臣安逸。而受鹿餅之賜。聖恩浩蕩。感刻無地。跪在地上。揭開膳盒。連食三餅。叩頭謝恩。又對臣曰。犯臣姬昌不得面覲天顏。又拜八拜。乞使命轉達天廷。今臣回旨。紂王聽使臣之言。對費仲曰。姬昌素有重名。善演先天之數。吉凶有准。禍福無差。今觀自己子肉。食而不知人言。可盡信哉。朕念姬昌七載羈囚。欲赦還國。二卿意下。以為如何。費仲奏曰。昌數無差。定知子肉。恐欲不食。又遭屠戮。只得勉強忍食。以為脫身之計。不得已而為之也。陛下不可不察。誤中奸計耳。

王曰。昌知子肉。決不肯食。又言昌乃大賢。豈有大賢忍啖子肉哉。費仲奏曰。姬昌外有忠誠。內懷奸詐。人皆爲彼瞞。過不如且禁羑里。以虎投陷。棄鳥困離籠。雖不殺戮也。磨其銳氣。況今東南二路已叛。尚未攝服。今縱姬昌於西岐。是又添一患矣。乞陛下念之。王曰。卿言是也。此還是西伯侯災難未滿。故有讒佞之阻。有詩爲証。

羑里城中災未滿。

費尤在側獻讒言。

若無西地宜生計。

焉得文王返故園。

不說紂王不放姬昌。且說邑考從人已知紂王將公子醢爲肉醬。星夜逃回。進西岐來。見二公子姬發。姬發一日陞

殿端門官來報。有跟隨公子往朝歌家將候旨。姬發聽報。傳令旨。言衆人到殿前。衆人哭拜在地。姬發慌問其故。來人啓曰。公子往朝歌進貢。不曾到羑里。見老爺先見紂王。不知何事。將殿下醢爲肉醬。姬發聽言。大哭于殿廷。幾平氣絕。只見兩邊文武之中。有大將軍南宮适。大叫曰。公子乃西岐之幼主。今進貢與紂王。反遭醢屍之慘。我等主公遭囚羑里。雖是昏亂。吾等還有君臣之禮。不肯有負先王。今公子無辜而受屠戮。痛心切骨。君臣之義已絕。綱常之分俱乖。今東南兩路苦戰多年。吾等奉國法以守臣節。今已如此。何不統兩班文武將領國之兵。先取五關。殺上朝。

歌勦戮昏君再立明主。正所謂定禍亂而反太平亦不失  
爲臣之節。只見兩邊武將聽南宮适之言。時有四賢八俊  
辛甲辛免太顛闕天祁公尹積西伯侯有三十六教習子  
姓姬叔度等齊大叫南將軍之言有理。衆文武切齒咬牙  
豎眉睜目。七間殿上一片喧嚷之聲。連姬發亦無定主。只  
見散宜生厲聲言曰。公子休亂。臣有事奉啓。發曰。上大夫  
今有何言。宜生日。公子命刀斧手先將南宮适。拿出端門  
斬了首級。然後再議大事。姬發與衆將問曰。先生爲何先  
斬南將軍。此理何說。使諸將不服。宜生對諸將言曰。此等  
亂臣賊子。陷主君於不義。理當先斬。再議國事。諸公只知

披堅執銳。一勇無謀。不知者大王克守臣節。硜硜不貳。雖  
在羸里。定無怨言。公等造次。胡爲兵未到五關。先陷主公  
於不義而死。此誠何心。故先斬南宮适。而後再議國是也。  
公子姬發與衆將聽罷。個個無言。默默不語。南宮适亦無  
語。低頭。宜生日。當日公子不聽宜生之言。今日果有殺身  
之禍。昔日大王往朝歌之日。演先天數。有七年之殃。災滿  
難足。自有榮歸之日。不必着人來接。言猶在耳。殿下不聽。  
致有此禍。況又失于打點。今紂王寵信費尤二賊。臨行不  
帶禮物。先通關節。賄賂二人。故殿下有喪身之禍。爲今之  
計。不若先差官一員。用重賂私通費尤。使內外相應。待臣

修書懇切哀求。若奸臣受賄。必在紂王面前。以好言解釋。若大王自然還國。那時修德行仁。俟紂惡貫盈。再會天下之侯。其伐無道。與弔民伐罪之師。天下自然響應。廢去昏庸。再立有道。人心悅服。不然徒取敗亡。遺臭後世。爲天下笑耳。姬發曰。先生之教甚善。使發頓開茅塞。真金玉之論也。不知先用何等禮物。所用何官。先生當明以告我。宜生曰。不過用明珠白璧。綵段表裏黃金玉帶。共禮二分一分。差太顛送費仲一分。差閔天送尤渾使二將。星夜進五閔。辦做商賈。暗進朝歌。費尤二人。若受此禮。大王不日歸國。自然無事。公子大喜。卽忙收拾禮物。宜生修書。差二將往

朝歌來。有詩曰。

明珠白璧共黃金。

暗進朝歌賄佞王。

慢道財神通鬼使。

果然七利動人心。

成湯社稷成殘燭。

西伯江山若茂林。

不是宜生施妙策。

天教殷紂自成擒。

且說太顛閔天。扮做經商。暗帶禮物。星夜往汜水關來。關上查明二將進關。一路上無詞。過了界牌關。八十里進了穿雲閣。又進潼關。一百二十里。又至臨潼關。過灃池縣。渡黃河。到孟津。至朝歌。二將不敢在館驛安住。投客店歇下。暗暗收拾禮物。太顛往費仲府下書。閔天往尤渾府下書。

且說費仲抵暮出朝歸王府第無事守門官啓老爺西岐  
有散宜生差官下書費仲笑曰遲了着他進來太顛來到  
廳前只得行禮參見費仲問曰汝是甚人夤夜見我太顛  
起身答曰末將乃西岐神武將軍太顛是也今奉上大夫  
散宜生命具有表禮蒙大夫保全我主公性命再造洪恩  
高深莫極每思毫無尺寸相補以效涓涯今特差末將有  
書投見費仲命大顛平身將書拆開觀看

書曰

西岐卑職散宜生頓手百拜致書於

上大夫費公恩三臺下久仰大德未叩台端自愧鴛鴦

無緣執纜夢想殊渴茲啓敝地恩主姬伯冒言忤君  
罪在不赦深感大夫垂救之恩得獲生全雖囚羸里  
實大夫再賜之餘生耳不勝慶幸其外又何敢望焉  
職等因儻處一隅未伸啣結日夜只有望帝京遙祝  
萬壽無疆而已今特遣大夫太顛具不覲之儀白璧  
二雙黃金百鎰表裏四端少曝西土衆士民之微忱  
幸無以不恭之見罪但我主公以衰末殘年久羈羑  
里情真可矜況有倚閭老母幼子孤臣無不日夜懸  
思希圖再覩此亦仁人君子所共憐念者也懇祈恩  
臺大開慈隱法外施仁一語回天得赦歸國則恩臺



德海仁山西土衆姓無不仰恩于世世矣臨書不勝  
悚慄待命之至謹啓

費仲看了書共禮單自思此禮價值萬金如今怎能行事  
沉思半晌乃分付太顛曰你且回去多拜上散大夫我也  
不便修回書等我早晚取使自然令你主公歸國決不有  
負你大夫相托之情太顛拜謝告辭自回下處不一時閱  
天也往尤渾處送禮回至二人相談俱是一樣之言二將  
大喜忙收拾回西岐去訖不表自費仲受了散宜生禮物  
也不問尤渾尤渾也不問費仲二人各推不知一日紂王  
在摘星樓與二臣下棋紂王連勝了二盤紂王大喜傳旨

排宴費尤侍于左右換盞傳盃正飲飲之間忽紂王言起  
伯邑考鼓琴之雅猿猴謳歌之妙又論姬昌自食子肉所  
論先天之數皆係妄談何嘗先有定數費仲乘機奏曰臣  
聞姬昌素有叛逆不臣之心一向防備臣於前數日着心  
腹往美里探聽虛實美里軍民俱言姬昌實有忠義每月  
逢朔望之辰焚香祈求陛下國祚安康四夷拱服國泰民  
安雨順風調四民樂業社稷永昌宮闈安靜陛下囚昌七  
載并無一怨言據臣意看姬昌真乃忠臣紂王言曰卿前  
日言姬昌外有忠誠內懷奸詐包藏禍心非是好人何今  
日言之反也費仲又奏曰據人言昌或忠或佞入耳難分

一時不辨。因此臣暗使心腹探聽真實。方知昌是忠耿之人。正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紂王曰。尤大夫以爲何如。尤渾啓曰。依費仲所奏。其言不差。據臣所言。姬昌數年困苦。終日羈囚。訓羸里萬民。萬民感德。化行俗美。民知有忠孝節義。不知妄作邪爲。所以民稱姬昌爲聖人。日從善類。陛下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方纔費仲不奏。臣亦上言矣。紂王曰。二卿所奏。旣同。必竟姬昌是個好人。朕欲赦姬昌。二卿意下何如。費仲曰。姬昌之可赦。臣不敢。王張但姬昌忠孝之心。致羈羸里。毫無怨言。若陛下憐憫。赦歸本國。是姬昌以死而之生。無國而有國。其感戴陛下。

再生之恩。豈有已時。此去必效犬馬之勞。以不負生平報德。酬恩。臣量姬昌以不死之年。忠心于陛下也。尤渾在側。見費仲力保。想必也是得了西岐禮物。所以如此。我豈可單讓他做情。我一發使姬昌感激。尤渾出班奏曰。陛下天恩。旣赦姬昌。再加一恩典。彼自然傾心爲國。況今東伯侯姜文煥造反。攻他遊魂關。大將竇融。大戰七年。未分勝負。南伯侯鄂順。謀逆攻打三山關。大將鄧九公亦戰七載。殺戮相半。刀兵竟無寧息。烽烟四起。依臣愚見。將姬昌反加一王封。假以白旄黃鉞。得專征伐。代勞天子。威鎮西岐。况姬昌素有賢名。天下諸侯畏服。使東南兩路知之。不戰自

退正所謂舉一人而不肖者遠矣。紂王聞奏大喜曰：「尤渾才智雙全，尤屬可愛。費仲善挽賢良，實是可欽。」二臣謝恩。紂王即降赦條單，赦姬昌，速離羑里有詩為証。

天運循環大不同，七年方滿出雕籠。

費尤受賂將言諫，社稷成湯畫餅中。

加任文王歸故土，五閔父子又重逢。

靈臺應兆飛熊至，渭水溪邊遇太公。

且說使臣持赦出朝歌，日官聞知大喜，使臣竟往羑里而來。不題。且說西伯侯在羑里之中，閑思長子之苦，被紂王醢屍嘆曰：「我兒生在西土，絕於朝歌，不聽父言，遭此橫禍。」

聖人不食子肉，我為父不得已而咬者，乃從權之計。正思想邑考忽一陣怪風，將簷瓦吹落，兩塊在地，跌為粉碎。西伯驚曰：「此又是異徵。」隨焚香將金錢搜求八卦，早解其情。姬伯點首嘆曰：「今日天子赦至，喚左右天子赦到，收拾起行衆隨侍人等，未肯盡信。不一時使臣傳旨赦書已到。西伯接赦禮畢，使臣曰：「奉聖旨單赦姬伯老大人。」姬伯望北謝恩，隨出羑里。父老牽羊擔酒，簇擁道傍跪接曰：「千歲今日龍逢雲彩，鳳落梧桐。虎上高山，鶴棲松栢。七載蒙千歲教訓，撫字長幼，皆知忠孝。婦女皆知貞潔，化行俗美。大小居民不拘男婦，無不感激千歲洪恩。合一別尊顏，再不能。」

得沾雨露。左右泣下。西伯亦泣而言曰。吾羈囚七載。毫無尺寸美意。與爾衆民又勞。酒禮吾心不安。只願爾等不負我常教之方。自然百事無虧。得享朝廷太平之福矣。黎民越覺悲傷。遠送十里。洒淚而別。西伯侯一日到了朝歌。百官在午門候接。只見微子、姬子比干、微子啓、微子衍、麥雲、麥智、黃飛虎八諫議大夫都來見西伯侯。姬昌見衆官慌忙行禮。慰曰。犯官七年未見衆位大人。今一旦荷蒙天恩。特赦此皆叨列位大人之福蔭。方能再見天日也。衆官見姬昌年邁精神加倍。彼此慰喜。只見使命回旨。天子正在龍德閣知候旨。命宣衆官隨姬昌朝見。只見姬昌縞素俯

伏奏曰。犯臣姬昌罪不勝誅。蒙恩赦宥。雖粉骨碎身。皆陛下所賜之年。願陛下萬歲。王曰。卿在羈里七載。羈囚毫無一怨言。而反祈朕國祚綿長。求天下太平。黎民樂業。可見卿有忠誠。朕實有負于卿矣。今朕特詔赦卿無罪。七載無辜。仍加封賢良忠老百公之長。特專征伐。賜卿白旄黃鉞。坐鎮西岐。每月加祿米一千石。文官二名。武將二員。送卿榮歸。仍賜龍德殿筵宴。遊街三日。拜闕謝恩。西伯侯謝恩。彼時姬伯換服。百官稱慶。就在龍德殿飲宴。怎見得

擦抹條臺桌。椅鋪設音異華筵。左設粧花白玉瓶。右擺瑪瑙珊瑚樹。進酒宮娥雙洛浦。添香美女兩嫦娥。黃金

爐內麝檀香琥珀盃中珍珠滴。兩邊圍繞繡屏開。滿座  
重鋪銷金簾。金盤犀筋掩映。龍鳳珍饈。整整齊齊。另是  
一般氣象。繡屏錦帳圍繞。花卉翎毛。疊疊重重。自然彩  
色稀奇。休誇交梨火棗。自有雀舌牙茶。火炮白杏醬牙  
紅薑鵝梨。蘋菓青脆梅。龍眼枇杷金赤橘。石榴盞大秋  
柿。毬圓又擺列。兎絲熊掌。猩唇駝蹄。誰羨他鳳髓龍肝。  
獅睛麟脯。漫斟那瑤池玉液。紫府瓊漿。且吹他鸞簫鳳  
笛。象板笙簧。正是西伯誇官先飲宴。蛟龍得水離泥沙。  
要的般般有。珍饈百味全。一聲鼓樂動。正是帝王歡。  
話說比干微子箕子在朝。大小官員無有不喜。赦姬昌百

官陪宴盡樂。文王謝恩出朝。三日誇官。怎見得文王誇官  
的好處。

但見前遮後擁。五色旛搖。桶子鎗朱纒蕩蕩。朝天冕艷  
色輝輝。左邊鉞斧。右金瓜。前擺黃旄。後豹尾。帶刀力士  
增光彩。隨駕官員喜氣添。銀交椅襯玉芙蓉。逍遙馬飾  
黃金轡。走龍飛鳳。大紅袍。暗隱團龍。粧花繡彩。玉束帶  
箱成八寶。百姓爭看西伯駕。萬民稱賀聖人來。正是靄  
靄香烟馨滿道。重重瑞氣罩台階。

朝歌城中百姓扶老携幼。拖男抱女。齊來看文王加官人。  
人都道忠良今日出雕籠。有德賢侯災厄滿。文王在城中

誇官兩日到未牌時分只見前面旛幢隊伍劍戟森羅一枝人馬到來文王問曰前面是那處人馬兩邊啓上大王千歲是武成王黃爺看操回來文王急忙下馬站立道傍欠背打躬武成王見文王下馬卽忙滾鞍下騎稱文王曰大人前來末將有失迴避大駕望乞恕罪乃曰今賢王榮歸真是萬千之喜末將有一閑言奉啓不識賢王可容納否西伯曰不才領教武成王曰此間離末將府第不遠薄具杯酒以表芹意何如文王乃誠實君子不令推辭謙讓隨答曰賢王在上姬昌敢不領教黃飛虎隨携文王至王府命左右快排筵宴二王傳盃歡飲各談些忠義之言不

賚黃昏長上画燭武成王命左右且退黃飛虎曰今日大人之樂實爲無疆之福但當今寵信邪佞不聽忠言陷壞大臣荒于酒色不整朝綱不容諫本炮烙以退忠良之心蠶盆以阻諫臣之語萬姓慌慌刀兵四起東南兩處已反四百諸侯以賢王之德尚有羨里困苦之羈今已特赦是龍歸大海虎入深山金鰲脫釣如何尚不省悟况且朝中無三日正條賢王誇甚麼官顯甚麼王何不早早飛出雕籠見其故土父子重逢夫妻復會何不爲美又何必在此網羅之中做此吉凶未定之事也武成王只此數語把個文王說的骨解筋酥起而謝曰大王真乃金石之言提拔

姬昌此恩何以得報。柰昌欲去五關有阻。柰何。黃飛虎曰：不難。銅符俱在吾府中。須臾取出銅符，令箭交與文王。隨令改換衣裳，打扮夜不收號色，逕出五關，併無阻隔。文王謝曰：大王之恩，寔是重生父母。何時能報。此時二鼓時候，武成王命副將龍環、吳賢開朝歌西門，送文王出城去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從來奸佞只知賄賂可通，不啻是非利害禍人家。國隨轉讒言可黃而可白，可死而可生。自古及今，不知凡幾。宜生此術，惜乎行之太晚。

又批：聖人不食子肉者，此經也。食子肉而避難者，此權

也。經權原自合一，不可分之為兩。非大聖人不敢行，亦非大聖人不能行。雖然，在自視何如耳。若此身有關於天下不可少之人，則行權若此。身在天地間，無甚關係，則行經如是。方稱合一。不然一者皆非。或曰：文王易卦可以前知進朝，已知有七年之厄。寧有不知其子有醢身之慘，與食子肉而脫難耶。若不知而蹈之，終孰不明。若知而使蹈之，亦為不仁。二者孰是。余曰：文王豈有不知之理。臨行所以再三叮嚀，毋使一人至商者，其意蓋以深告之矣。然而所以必蹈之者，此又數之難逃者耳。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誇官逃五關

詩曰

黃公恩義救岐王。

令箭銅符出帝疆。

尤費讒謀追聖主。

雲中顯化濟慈航。

從來德大難容世。

自此龍飛兆瑞祥。

留有吐兒名譽在。

至今齒角有餘芳。

話說文王離了朝歌。連夜過了孟津。渡了黃河。過了澠池。前往臨潼關而來不提。且說朝歌城館驛官見文王一夜未歸。心下慌忙。急報費大夫府得知。左右通報費仲曰。外有驛官稟說西伯文王一夜未歸。不知何往。此事重大。不



得不預先稟明。費仲聞知命驛宮且退。我自知道。費仲沉思事干自己身上。如何處治。乃着堂候官請尤爺來商議。少時尤渾到費仲府相見禮畢。仲曰：不道姬昌賢弟保奏皇上封彼爲王。這也罷了。孰意皇上准行誇官三日。今方二日。姬昌逃歸不俟主命。必非好意。事干重大。且東南二路叛亂多年。今又走了姬昌。使皇上又生一患。這箇擔兒誰擔。爲今之計。將如之何。尤渾曰：年兄且寬心。不必憂悶。我二人之事。料不能失手。且進內庭面君。着兩員將官趕去拿來。以正欺君負上之罪。速斬于市。曹何慮之有。二人計議停當。忙整朝衣。隨卽入朝。紂王正在摘星樓賞玩。侍

臣啓駕。費仲尤渾候旨。王曰：宣二人上樓。二人見王禮畢。王曰：二卿有何奏章來見。費仲奏曰：姬昌深負陛下洪恩。不遵朝廷之命。欺藐陛下。誇官二日。不謝聖恩。不報王爵。暗自逃歸。必懷反意。恐回故土。以起猖獗之端。臣薦在前。恐後得罪。臣等預奏。請旨定奪。紂王怒曰：二卿曾言姬昌忠義。逢朔望焚香叩拜。祝祈風和雨順。國泰民安。朕故此赦之。今日壞事。皆出二卿輕舉之罪。尤渾奏曰：自古人心難測。面從背違。知外而不知內。知內而不知心。正所謂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姬昌此去不遠。陛下傳旨命殷破敗雷開點三千飛騎。趕去拿來。以正逃官之法。紂王准奏。

速遣殷雷二將。點兵追趕。使命傳旨。神武大將軍殷破敗。雷開領旨。往武成王府來。調三千飛騎。出朝歌西門一路。上趕來。怎見得。

旛幢招展。三春楊柳交加。號帶飄揚。七夕彩雲披日。刀鎗閃灼。三冬瑞雪瀰天。劍戟森嚴。九月秋霜蓋地。咚咚鼓响。汪洋大海起春雷。振地鑼鳴。馬到山前飛霹靂。人似南山爭食虎。馬如北海戲波龍。

不說追兵隨後飛雲掣電而來。且說文王自出朝歌。過了孟津。渡了黃河。望滎池大道。徐徐而行。扮作夜不收模樣。文王行得慢。殷雷二將趕得快。不覺看看趕上文王。回

看見後面塵土蕩起。遠聞人馬喊殺之聲。知是追趕。文王驚得魂飛無地。仰天嘆曰。武成王雖是爲我。我一時失于打點。夤夜逃歸。想必當今知道。傍人奏聞。怪我私自逃回。必有追兵趕逐。此一拿回。再無生理。如今只得趨馬前行。以脫此厄。文王這一回。似失林飛鳥。漏網驚魚。那分南北。孰辨東西。文王心忙似箭。急急如雲。正是仰面告天天不語。低頭訴地地無言。只得加鞭縱轡。數番恨不得馬足騰雲。身能生翅。遠望臨潼關。不過二十里之程。後有追師。看看至近。文王正在危急。按下不提。且說終南山雲中子在玉柱洞中。碧遊床運其元神。守離龍。納坎虎。猛的心血潮。

來道人覺而有警。掐指一算。早知凶吉。呀。原來西伯炎厄已滿。目下逢危。今日正當他父子重逢。貧道不失燕山之語。叫金霞童兒在那里。你與我後桃園中。請你師兄來。金霞童兒領命。往桃園中來。見了師兄道。師父有請。雷震子答曰。師弟先行。我隨即就來。雷震子見了雲中子。下拜不知。師父有何分付。雲中子曰。徒弟。汝父有難。你可前去救拔。雷震子曰。弟子父是何人。道人曰。汝父乃是西伯侯姬昌。有難在臨潼關。你可往虎兒崖下。尋一兵器來。待吾秘授你些兵法。好去救你父親。今日正當父子重逢之日。後頭好相見耳。雷震領師父之命。離了洞府。逕至虎兒崖下。

東瞧西看。各到處尋不出甚麼東西。又不知何物爲之兵器。雷震子尋思。我失打點。常聞兵器。乃鎗刀劍戟鞭斧瓜鎚。師父口言兵器。不知何物。且回洞中。再問詳細。雷震方欲轉身。只見一陣異香撲鼻。透膽鑽肝。不知在于何所。只見前面一溪澗下。水聲潺潺。雷鳴隱隱。雷震觀看。只見稀奇景致。雅韻幽棲。籐纏檜柏。竹插巔崖。狐兔往來如梭。鹿鶴淚鳴前後。見了些靈芝。隱綠草。梅子在青枝。看不盡山中異景。猛然間見綠葉之下。紅杏二枚。雷震心歡。顧不得高低險峻。攀藤攔葛。手扯恍搖。將此二枚紅杏。摘于手中。聞一聞撲鼻馨香。如甘露沁心。愈加甘美。雷震暗思。此二

枚紅杏。我吃一個留一個帶與師父。雷震方吃了一個。怎麼這等香美。津津異味。只是要吃。不覺又將這個咬了一口。呀。咬殘了。不如都吃了罷。方吃了杏子。又尋兵器。不覺左脇下一聲响。長出翅來。拖在地下。雷震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雷震子曰。不好了。忙將兩手去拿住翅。只管拔。不防右邊又冒出一隻來。雷震子慌得沒主意。嚇得坐在地下。原來兩邊長出翅來。不打緊。連臉都變了。鼻子高了。面如青靛。髮似硃砂。眼睛暴湛。牙齒橫生。出于唇外。身軀長有二丈。雷震痴呆不語。只見金霞童子來到雷震子面前。叫曰。師兄。師父叫你。雷震曰。師弟。你看我。我都變了。金

霞曰。你怎的來。雷震曰。師父叫我往虎兒崖尋兵器。去救我父親。尋了半日不見。只尋得二枚杏子。被我吃了。可煞作怪。弄的青頭紅髮。上下獠牙。又長出兩邊肉翅。教我如何去見師父。金霞童子曰。快去。師父等你。雷震起來。一步走來。自覺不好。看二翅拖着。如同鬪敗了的鷄。一般不覺到了玉柱洞前。雲中子見雷震而來。撫掌道。奇哉。奇哉。手指雷震作詩。

兩枚先杏安天下。

一條金棍定乾坤。

風雷兩翅開先輩。

變化千端起後昆。

眼似金鈴通九地。

髮如紫草短三髡。

秘傳玄妙真仙訣。

煉就金剛體不昏。

雲中子作罷詩。命雷震子隨我進洞來。雷震隨師父至桃園中。雲中子取一條金棍。傳雷震子。上下飛騰。盤旋如風。雨之聲。進退有龍蛇之勢。轉身似猛虎搖頭。起落相蛟龍。出海。呼呼响。閃灼光明。空中展動一團錦。左右紛紜。萬簇花。雲中子在洞中傳的雷震精熟。隨將雷震二翅。左邊用一風字。右邊用一雷字。又將咒語誦了一遍。雷震飛騰。起于半天。脚登天。頭望下。二翅招展。空中俱有風雷之聲。雷震落地。倒身下拜。叩謝曰。師父有妙道玄機。今傳弟子。有救父之厄。此乃莫大之洪恩也。道人曰。你速往臨潼關。

救西伯侯姬昌。乃汝之父。速去速來。不可遲延。你救父送出五關。不許你同父往西岐。亦不許你傷紂王軍將。功完速回終南。再傳你道術。後來你弟兄自有完聚之日。雲中子分付畢。你去罷。雷震子出了洞府。二翅飛起。霎時間飛至臨潼關。見一山岡。雷震落將下來。立在山岡之上。看了一會。不見形跡。雷震自思。呀。我失于打點。不曾問吾師父。西伯侯文王不知怎麼個模樣。教我如何相見。一言未了。只見那壁廂一人。粉青瓊笠。穿一件皂服號衫。乘一騎白馬。飛奔而來。雷震子曰。此人莫非是吾父也。大叫一聲曰。山下的可是西伯侯姬老爺麼。文王聽的有人叫他勒馬。

擡頭觀看時。又不見人。只聽的聲氣。文王嘆曰。吾命合休。爲何聞聲不見人形。此必鬼神相戲。原來雷震子面藍。身上又是水合色。故此與山色交加。文王不曾看得明白。故有此疑。雷震子見文王住馬停蹄。看一回不言而又行。又叫曰。此位可是西伯侯姬千歲否。文王擡頭猛見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眼似銅鈴。光華閃灼。嚇的魂不附體。文王自忖。若是鬼魅。必無人聲。我旣到此。也避不得了。他旣叫我。我且上山看他如何。文王打馬上山。叫曰。那位傑士。爲何認的我姬昌。雷震聞言。倒身下拜。口稱父王孩兒來遲。致父王受驚。恕孩兒不孝之罪。文王曰。傑士

錯認了我姬昌。一向無識。爲何以父子相稱。雷震曰。孩兒乃是燕山收的雷震子。文王曰。我兒你爲何生得這箇模樣。你是終南山雲中子帶你上山。算將來方今七歲。你爲何到此。雷震子曰。孩兒奉師法旨下山來救父親。出五關退追兵。故來到此文王聽罷。吃了一驚。自思吾乃逃官。已自得罪朝廷。此子看他面色。也不是個善人。他若去退追兵。兵將都被他打死了。與我更加罪惡。待我且說他一番。以止他克暴。文王叫雷震子。你不可傷了紂王軍將。他奉王命而來。吾乃逃官。不遵王命。棄紂歸西。我負當今之大恩。你若傷了朝廷命官。你非爲救父。反爲害父也。雷震子

去神演義  
答曰我師父也曾分付孩兒教我不可傷他軍將之命。只救父親出五關便了。孩兒自勸他回去。雷震子見那里追兵捲地而來。旗旛招展。鑼鼓齊鳴。喊聲不息。一派征塵遮蔽。旭日雷震子看罷。便把脇下雙翅一聲响飛起空中。將一根黃金棍拿在手裡。就把文王嚇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題。且說雷震子飛在追兵前面。一聲响落在地下。用手把一根金棍柱在掌上。大叫曰。不要來。兵卒擡頭看見雷震子。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軍卒報與殷破敗。雷開曰。啓老爺前有一惡神阻路。凶勢獍。寧殷雷二將大聲喝退。二將縱馬向前來會雷震。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總批 文王聖人也。當此大厄之後。自宜恬退靜處。豈有

跨官耀職之理。此在智者不爲。西伯斷無此事。此

非小說家粉飾之談。獨怪武成王知朝政日非。勸文

王歸國。則當明正言順。約諸大臣。力奏西伯還國。

從何不可之有。乃草草令西伯逃回。是先得悖逆之

名。適來讒佞之口。西伯幾至不免。是誰之咎。與

又批 小人之口無常。然而其心更險。費尤二人。當其受

西伯之賄。則百計贊導。惟恐描寫其不真。及至西

伯逃回。又彼此爲卸担之計。紂王亦明知之。然而

終被其惑者以其近而易狎。善於婉轉。縹緲耳。忠臣義士必不如是。爲人君者。幸鑒於茲。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詩曰

忍耻歸來意可憐。只因食子淚難乾。

非求度難傷天性。不爲成忠賊愛緣。

天數湊來誰個是。劫灰聚處若爲愆。

從來莫道人間事。自古分離總在天。

且說三將走馬當先。只是雷震子。怎生模樣。有讚爲證。

天降雷鳴現虎軀。燕山出世托遺孤。姬侯應產螟蛉子。

仙宅當藏不世珠。秘授七年玄妙訣。長生兩翅有風雷。

桃園傳得黃金棍。雞嶺先將聖主扶。目似金光飛閃電。



至和漢書  
一面如藍靛髮如珠。肉身成聖仙家體。功業齊天帝子圖。  
慢道姬侯生百子。名稱雷震豈凡夫。

話說殷破敗雷開仗其膽氣。勵聲言曰。汝是何人。敢攔阻去路。雷震答曰。吾乃西伯文王第一百子。雷震是也。吾父王乃仁人君子。賢德丈夫。事君盡忠。事親盡孝。交友以信。視臣以義。治民以禮。處天下以道。奉公守法。而盡臣節。無故而羈囚。姜里七載。守命待時。全無嗔怒。今既放歸。為何又來追襲。反復無常。豈是天子之所為。因此奉吾師法旨。下山特來迎接我父王歸國。使吾父子重逢。你二人好好回去。不必言勇。吾師曾分付。不可傷人間衆生。故教汝速退。

便了。殷破敗大笑曰。好醜匹夫。焉敢口出大言。煽惑一軍。欺吾不勇。乃縱馬舞刀。來取雷震。雷震將手中棍架住曰。不要來。你想必要與我定個雌雄。這也可。只是奈我父王之言。師父之命。不敢有違。我且試一試。與你看。雷震子將脇下翅一聲響。飛一空中。有風雷之聲。脚登天頭。望下看。見西邊有一山嘴。往外撲着。雷震說待我把這山嘴打一棍你看。一聲响。燒山嘴滾下一半。雷震轉身落下來。對二將言曰。你的頭可有這山結實。二將見此。魂惡。魂不附體。二將言曰。雷震子聽你之言。我等暫回朝歌。見駕且讓你回去。殷雷二將見此光景。料不能勝他。只得回去。有詩爲

一怒飛騰起在空。

黃金棍擺氣如虹。

霎時風響來天地。

頃刻雷鳴遍宇中。

猛烈恍如鵬翅鳥。

猙獰渾似鬼山熊。

從今喪却殷雷膽。

束手歸商勢已窮。

話說殷雷二將見雷震子這等驍勇。況且脇生雙翼。遍體風雷。情知料不能取勝。免得空喪性命無益。故此將機就計。轉回人馬不表。且說雷震復上山來。見文王文王嚇得。痴了雷震曰。奉父王之命去退追兵。趕父王二將。殷破敗雷開。他二人破孩兒以好言勸他回去了。如今孩兒送父

王出五關。文王曰。我隨身自有銅符令箭。到關照驗。方可出關。雷震曰。父王不必如此。若照銅符。有悞父王歸期。如今事已急迫。恐後面又有兵來。終是不了之局。待孩兒背父王一時飛出五關。免得又有異端。文王聽罷。我兒話雖是好。此馬如何出得去。雷震曰。且顧父王出關馬疋之事。甚小。文王曰。此馬隨我患難七年。今日一旦便棄他。我心何忍。雷震曰。事已到此。豈是好為。此不良之事。君子所以棄小而全大。文王上前以手拍馬。嘆曰。馬非昌不仁。捨你出關。奈恐追兵復至。我命難逃。我今別你。任憑你去罷。另擇良主。文王道罷。洒淚別馬。有詩曰。

奉勅朝歌來諫主

同吾美里七年囚

臨潼一別歸西地

任你逍遙擇主投

且說雷震子曰。父王快些不必久羈。文王曰。肯着我你仔細些。文王伏在雷震背上。把二目緊閉。耳聞風響。不過一刻。已出了五關。來到金鷄嶺。落將下來。雷震曰。父王已出五關了。文王睜開二目。已知是本土。大喜曰。今日復見我故鄉之地。皆賴孩兒之力。雷震子曰。父王前途保重。孩兒就此告歸。文王驚問曰。我兒你為何中途拋我。這是何說。雷震告曰。奉師父之命。止救父親出關。即歸山洞。今不敢有違。恐負師言。孩兒有罪。父王先歸家國。孩兒學全道術。

不久下山。再拜尊顏。雷震叩頭與文王洒淚而別。正是世間萬般哀苦事。無過死別。共生離。雷震子回終南山。回覆師父之命。不題。且說文王獨自一人。又無馬疋。步行一日。文王年紀高邁。跋涉艱難。抵暮見一客舍。文王投店歇宿。次日起程。囊之無資。店小兒曰。歇房與酒飯錢。為何一文不與。文王曰。因空乏到此。權且暫記。俟到西岐。着人加利送來。店小兒怒曰。此處比別處不同。俺這西岐。撒不得野。騙不得人。西伯侯千歲。以仁義而化萬民。行人讓路。道不拾遺。夜無犬吠。萬民而受安康。湛湛青天。朗朗舜日。好好拿出銀子。算還明白。放你去。若是遲延。送你到西岐。見上

大夫散宜生老爺那時悔之晚矣。文王曰：我決不失信，只見店主人出來問道：爲何事炒鬧？店小兒把文王欠少飯錢說了一遍。店主人見文王年雖老邁，精神相貌不凡，問曰：你往西岐來做甚麼事？因何盤費也無？我又不相識，你怎麼記飯錢說得明白？方可記與你去。文王曰：店主人，我非別人，乃西伯侯是也。因囚羑里七年，蒙聖恩赦宥歸國，幸逢吾兒雷震子救我出五關，因此囊內空虛，權記你數日。侯吾到西岐，差官送來，決不相負。那店家聽得是西伯侯，慌忙倒身下拜，口稱大王千歲。子民肉眼，有失接駕之罪，復請大王入內，進獻壺漿。子民親送大王歸國。文王問

曰：你姓甚名誰？店主人曰：子民姓申名傑，五代世居於此。文王大喜，問申傑曰：你可有馬借一疋與我騎着好行？侯歸國必當厚謝。申傑曰：子民皆小戶之家，那有馬疋？家下止有磨麵驢兒，收拾鞍轡，大王暫借此前行。小人親隨伏侍。文王大悅，離了金雞嶺，過了首陽山，一路上曉行夜宿，時值深秋天氣，只見金風颯颯，梧葉飄飄，楓林醉色，景物雖是堪觀，怎奈寒鳥悲風，蛩聲慘切。况西伯又是久離故鄉，觀此一片景色，心中如何安泰？恨不得一時就到西岐，與母子夫妻相會，以慰愁懷。按下文王在路不表，且說文王母太姜在宮中思想西伯，忽然風過三陣，風中竟帶吼

聲。太姜命侍兒焚香。取金錢演先天之數。知西伯侯某日某時。已至西岐。太姜大喜。忙傳令百官眾世子。往西岐接駕。眾文武與各位公子。無不歡喜。人人大悅。西岐萬民。牽羊擔酒。戶戶焚香。氤氳拂道。文武百官。與眾位公子。各穿大紅吉服。此時骨肉完聚。龍虎重逢。倍增喜氣。有詩為証。

萬民歡忙出西岐。

迎接龍車過九達。

美里七年今已滿。

金雞一戰斷窮追。

從今聖化過堯舜。

目下靈臺立帝基。

自古賢良周易少。

臣忠君正助雍熙。

且說文王同申傑。行至西岐山。轉過迢迢徑路。偶然又見

故園。文王不覺心中悽慘。想昔日朝商之時。遭此大難。不意今日回歸。又是七載。青山依舊。人面已非。正嗟嘆間。只見兩杆紅旗招展。大砲一聲。簇擁一對人馬。文王心中正驚疑未定。只見左有大將軍南宮适。右有上大夫散宜生。引了四賢八俊。三十六傑。辛甲辛免。太顛閔天。祁恭尹籍。伏于道傍。次子姬發。近前拜伏。驢前曰。父王。羈縻異國。時月累更。為人子不能分憂代患。誠天地間之罪人。望父王寬恕。今日復覩慈顏。不勝欣慰。文王見眾文武世子多人。不覺淚下。孤想今日不勝悽慘。孤已無家。而有家。無國而有國。無臣而有臣。無子而有子。陷身七載。羈囚美里。自甘

去神演義  
老死。今幸見天日與爾等復能完聚。觀此反覺悽慘耳。大  
夫散宜生啓曰。昔成湯王亦囚于夏臺。一日還國而有事  
于天下。今主公歸國更修德政。育養民生。俟時而動。安知  
今日之羑里。非昔之夏臺乎。文王曰。大夫之言。豈是爲孤  
之言。亦非臣下事上之理。昌有罪商。都蒙聖恩。羈而不殺。  
雖七載之囚。正天子浩蕩洪恩。雖頂踵亦不能報。後又進  
爵。文王賜黃鉞白旄。特專征伐。赦孤歸國。此何等殊恩。當  
盡臣節。捐軀報國。猶不能效涓涯之萬一耳。大夫何故出  
此言。使諸文武而動不肖之念也。諸皆悅服。姬發近前請  
父王更衣乘輦。文王依其言。換了王服。乘輦命申儻同進。

西岐一路上歡聲擁道。樂奏笙簧。戶戶焚香。家家結彩。文  
王端坐鸞輿。兩邊的執事成行。旛幢蔽日。只見衆民大呼  
曰。七年遠隔。未覩天顏。今大王歸國。萬民瞻仰。欲親覲天  
顏。愚民欣慰。文王聽見衆臣如此。方騎逍遙馬。衆民歡聲  
大振。曰。今日西岐有主矣。人人歡悅。各各傾心。文王出小  
龍山口。見兩邊文武九十八子相隨。獨不見長子邑考。因  
想其醢屍之苦。羑里自啖子肉。不覺心中大痛。淚如雨下。  
文王將衣掩面作歌曰。  
盡臣節兮奉音朝。商直諫君兮欲正綱常。讒臣陷兮囚  
于羑里。不敢怨兮天降其殃。邑考孝兮爲父贖罪。鼓琴

音兮屈害忠良。啖子肉兮痛傷骨髓。感聖恩兮位至文王。誇官逃難兮路逢雷震。命不絕兮幸濟吾疆。今歸西工兮團圓母子。獨不見邑考兮碎烈肝腸。

文王作罷歌。大叫一聲痛殺我也。跌下逍遙馬來。面如白紙。慌壞世子。併文武諸人。急急扶起。擁在懷中。速取茶湯。連灌數口。只見文王漸漸重樓中一聲響。吐出一塊肉羹。那肉餅就地上一滾。生出四足。長上兩耳。望西跑去了。連吐三次。三個鬼兒走了。衆臣扶起文王。乘鸞輿至西岐城。進端門到大殿。公子姬發扶文王入後宮調理湯藥也。非一日文王其恙已愈。那日陞殿文武百官上殿朝賀。畢文

王宣上大夫散宜生。拜仗于地。文王曰。孤朝天子。算有七年之厄。不料長子邑考爲孤遭戮。此乃天譴。荷蒙聖恩。特赦歸國。加位文王。又命誇官三日。深感鎮國武成王大德。送銅符五道。放孤出關。不期殷雷二將奉旨追襲。使孤勢窮力盡。無計可施。束手待斃之時。多虧昔年孤因朝商途中。行至燕山。收一嬰兒。路逢終南山煉氣士雲中子。帶去。起名雷震。不覺七年。誰想追兵緊急。得雷震子救我出了五關。散宜生曰。五關豈無將官把守。焉能出得關來。文王曰。若說起雷震之形。險些兒嚇殺孤家。七年光景。生得面如藍靛。髮似硃砂。脇生雙翼。飛騰半空。勢如風雷之狀。用

一根金棍勢似熊羆。他將金棍一下把山尖打下一塊來。故此毀雷二將不敢相爭。諾諾而退。雷震回來背着孤家飛出五關。不須半個時辰。卽是金雞嶺地面。他方告歸。終南去了。孤不忍捨他。他道師命不敢違。孩兒不久下山。再見父王。故此他便回去。孤獨自行了一日。行至申傑店中。感申傑以驢兒送孤。一路扶持。命官重賞。使申傑回家。宜生跪啓曰。主公德貫天下。仁布四方。三分天下。二分歸周。萬民受其安康。百姓無不瞻仰。自古有云。克念者自生。百福作念者自生。可歎主公已歸西土。真如龍歸大海。虎復深山。自宜養時待動。况天下已反。四百諸侯而紂王肆行。

不道殺妻誅子。製炮烙薑盆醢大臣。廢先王之典。造酒池肉林。殺宮嬪聽妲己之所讒。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拒諫誅忠。沉酗冒色。謂上天不足畏。謂善不足爲。酒色荒淫。罔有悛改。臣料朝歌不久。屬他人矣。言未畢。殿西來一人大呼曰。今日大王已歸故土。當得爲公子報醢屍之讐。况今西岐雄兵四十萬。戰將六十員。正宜殺進五關。圍住朝歌。斬費仲妲己于市。曹廢棄昏君。另立明主。以泄天下之忿。文王聽而不悅。曰。孤以二卿爲忠義之士。西土賴之以安。今口出不忠之言。是先自處于不赦之地。而尚敢言報怨滅讐之語。天子乃萬國之元首。縱有過。臣且不敢言。尚敢正



君之過縱有失。子亦不敢語。况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于亡。不敢不亡。爲人臣子。先以忠孝爲首。而敢直忤以君父哉。昌因直諫于君。君故囚昌于羑里。雖有七載之困苦。是吾愆尤。怎敢怨君。歸善于已。古語有云。君子見難而不避。惟天命是從。今昌感皇上之恩爵。賜文王榮歸西土。孤正當早晚祈祝。當今但願八方寧息。兵燹萬民安阜。樂業方是爲人臣之道。從今二卿切不可逆理悖倫。遺譏萬世。豈仁人君子之所言也。南宮适曰。公子進貢代父贖罪。非有逆謀。如何竟遭醢尸之慘。情法難容。故當勸無道以正天下。此亦萬民之心也。文王曰。卿只執

一時之見。此是吾子自取其死。孤臨行曾對諸子。文武有言。孤演先天數。算有七年之災。切不可以一卒前來問安。候七年災滿。自然榮歸。邑考不遵父訓。自恃驕拗。執忠孝之大節。不知從權。又失打點。不知時務。進退自己。德薄才庸。性情偏執。不順天時。致遭此醢身之禍。孤今奉公守法。不妄爲。不悖德。涇涇以盡臣節。任天子肆行狂悖。天下諸侯自有公論。何必二卿首爲亂階。自持強梁。先取滅亡哉。古云。五倫之中。惟有君親恩最重。自行之本。當存忠孝義爲先。孤既歸國。當以化行俗美爲先。民豐物阜爲務。則百姓自受安康。孤與卿等。共享太平耳。不聞兵戈之聲。眼不

見征伐之事。身不受鞍馬之勞。心不懸勝敗之憂。但願三  
軍身無披甲胃之苦。民不受驚慌之災。卽此是福。卽此是  
樂。又何必勞民傷財。糜爛其民。然後以爲功哉。南宮适散  
宜生聽文王之訓。頓首叩謝。文王曰。孤思西北正南。欲造  
一臺。名曰靈臺。孤恐木土之工。非諸侯所作。勞傷百姓。然  
而造此靈臺。以應災祥之兆。散宜生奏曰。大王造此靈臺。  
旣爲應災祥而設。乃爲西土之民。非爲遊觀之樂。何爲勞  
民哉。况主公仁愛。功及昆蟲草木。萬姓無不啣恩。若大王  
出示萬民。自是樂役。若大王不輕用民力。仍給工銀一錢。  
任民自便。隨其所欲。不去強他。這也無害於事。况又是爲

西土之民。應災祥之故。民何不樂爲。文王大喜。大夫此言  
方合孤意。隨出示張掛各門。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文王守節盡忠

仁德兼施造大工

總批 大聖人所爲者化。所過者神。全不在世情上起見。  
於忠孝上。猶自渾然紂王無道。文王之德。日益隆  
盛。宜代殷商而有天下。此不待有智者所深知也。  
散宜生南宮适。雖是大賢。終未窺見文王底蘊。所  
以孟夫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而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也。文王雖至三  
分有二歸周。猶以服事殷。此所以爲至聖。

又批

吐兒之說。此後人粉飾聖人食子之故。不知正不爾也。聖人心同天地。無可無不可。總不出經權二字。識此者可以語此。

文批

文王政治之美。描寫在申傑口中。一段盛世氣象。溢于唇吻。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

詩曰

文王守節盡臣中

仁德兼施造大工

民力不教胼胝碎

役錢常賜錦纏紅

西岐社稷如磐石

紂主江山若浪從

謾道孟津天意合

飛熊入夢已先通

話說文王聽散宜生之言。出示張掛西岐各門。驚動軍民。都來爭瞧告示。只見上書曰。

西伯文王示諭。軍民人等。知悉西岐之境。乃道德之鄉。無兵戈用武之擾。民安物阜。訟減官清。孤因姜里羈縻。

主刑演義  
蒙恩赦宥歸國。因見邇來災異頻仍。水潦失度。及查本土占驗災祥。竟無壇址。昨觀城西有觀地一隅。欲造一臺。名曰靈臺。以占風候。看驗民災。又恐土木工繁。有傷爾軍民力役。特每日給工銀一錢支用。此工亦不拘日之近遠。但隨民便。愿做工者。即上簿造者。以便查給。如不愿者。各隨爾經營。併無逼強。想宜知悉。論衆通知。話說西岐衆軍民人等。一見告示。大家歡悅。齊聲言曰。大王恩德如天。莫可圖報。我等日出而嬉遊。日落而歸宿。坐享成平之福。是皆大王之所賜。今大王欲造靈臺。尚言給領工錢。我等雖肝腦塗地。手胼足胝。亦所甘心。況且爲我

百姓占驗災祥之設。如何反領大王工銀也。一郡軍民無不歡悅。情愿出力造臺。散宜生知民心如此。抱本進內。啓奏文王曰。軍民既有此義舉。隨傳旨給散銀兩。衆民領訖。文王對散宜生曰。可選吉日。破土興工。衆民用心。着意搬泥運土。伐木造臺。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又道是行見落花紅滿地。霎時黃菊縱東籬。造靈臺不遇旬月。管工官來報工完。文王大喜。隨同文武多官。排鸞輿出廓。行至靈臺觀看。雕梁画棟。臺砌巍峩。真一大觀也。有賦爲証。賦曰。

臺高二丈。勢按三才。上分八卦。合陰陽。下屬九宮。定龍

虎四角有四時之形。左右立乾坤之象。前後配君臣之義。週圍有風雲之氣。此臺上合天心。應四時。下合地戶。中合人意。風調雨順。文王有德。使萬物而增輝。聖人治世。感百事而無逆。靈臺從此立。王基驗照災祥。扶帝主。正是治國江山茂。今日靈臺勝鹿臺。

話說文王隨同兩班文武上得靈臺。四面一觀。文王默然不語。時有上大夫散宜生出班奏曰。今日靈臺工完。大王爲何不悅。文王曰。非是不悅。此臺雖好。臺下欠少一池沼。以應水火既濟。合配陰陽之意。孤欲再開沼池。又恐勞傷民力。故此鬱鬱耳。宜生啓曰。靈臺之工甚是浩大。尚且不

日而成。况於臺下一沼。其工甚易。宜生忙傳土旨。臺下再開一池沼。以應水火既濟之意。說言未了。只見衆民大呼曰。小小池沼。有何難成。又勞聖慮。衆人隨將帶來鍬鋤。一時挑挖。內中挑出一付枯骨。衆人四路拋擲。文王在臺上見衆人拋此枯骨。王問曰。衆民拋此何物。左右啓奏曰。此地掀起一付人骨。衆人故此拋擲。文王急傳旨。命衆人將枯骨取來。放在一處。用榱盛之。埋于高阜之地。豈有因孤開沼而暴露此骸骨。實孤之罪也。衆人聽見此言。大呼曰。聖德之君。澤及枯骨。何况我等人民。不沾雨露之恩。真是廣施仁義。道合天心。西岐萬民。獲有父母矣。衆民歡聲大

悅文王因在靈臺看挖沼池。不覺天色漸晚。回駕不及。文王隨文武在靈臺上設宴。君臣共樂。席散之後。文武在臺下安歇。文王臺上設繡榻而寢。時至三更。正值夢中。或見東南一隻白額猛虎。脇生雙翼。望帳中撲來。文王急叫左右。只聽臺後一聲響。唬火光冲霄。文王驚醒。赫了一身香汗。聽臺下已打三更。文王自思此夢。主何凶吉。待到天明。再作商議。有詩曰。

文王治國造靈臺。

文武鏘鏘保駕來。

忽見沼池枯骨現。

命將高阜速藏埋。

君臣共樂傳盃盞。

夜夢飛熊撲帳梅。

龍虎風雲從此遇。

西岐方得棟梁才。

話說次早文武上臺。參謁已畢。文王曰。大夫散宜生何在。宜生出班見禮曰。有何宣召。文王曰。孤今夜三鼓得一異夢。夢見東南有一隻白額猛虎。脇生雙翼。望帳中撲來。孤急呼左右。只見臺後火光冲霄。一聲響。唬驚醒。乃是一夢。此兆不知主何吉凶。散宜生躬身賀曰。此夢乃大王之大吉兆。主大王得棟梁之臣。大賢之客。真不讓風后伊尹之右。文王曰。卿何以見得如此。宜生曰。昔商高宗會有飛熊入夢。得傳說于版築之間。今主公夢虎生雙翼者。乃熊也。又見臺後火光。乃火煨物之象。今西方屬金。金見火必煨。

煅煉寒金必成大器。此乃興周之大兆。故此臣特欣賀。眾官聽罷。齊聲稱賀。文王傳旨。回駕心欲訪賢。以應此兆。不題。且言姜子牙自從棄却朝歌。別了馬氏土遁。救了居民。隱于蟠溪。垂釣渭水。子牙一意守時候命。不管閒非。日誦黃庭。悟道修真。若悶時。持絲綸倚綠柳而垂釣。時時心上崑崙。刻刻念隨師長。難忘道德。朝暮懸懸。一日執杆嘆息。作詩曰。

自別崑崙地。俄然二四年。  
商都榮半載。棄却歸西土。  
蟠溪執釣先。何日逢真主。  
披雲再見天。

子牙作罷詩。坐于垂楊之下。只見滔滔流水。無盡無休。徹夜東行。熬盡人間萬古。正是惟有青山流水。依然在古往今來。盡是空。子牙嘆畢。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

登山過嶺。伐木叮叮。隨身板斧。砍劈枯藤。崖前兔走。山後鹿鳴。樹梢異鳥。柳外鶯鶯。見了些青松檜栢。李白桃紅。無憂樵子。勝似腰金。擔柴一石。易米三升。隨時菜蔬。沽酒一瓶。對月邀飲。樂守孤林。深山幽僻。萬壑無聲。奇花異草。逐日相侵。逍遙自在。任意縱橫。

樵子歌罷。把一擔柴放下。近前少憩。問子牙曰。老丈。我當時見你在此。執杆釣魚。我和你相一個故事。子牙曰。相何

故事樵子曰。我與你相一個漁樵問答。子牙大喜。好個漁樵問答。樵子曰。你上姓貴處。原何到此。子牙曰。吾乃東海許洲人也。姓姜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樵子聽罷。楊笑不止。子牙問樵子曰。你姓甚名誰。樵子曰。吾姓武名吉。祖貫西岐人氏。子牙曰。你方纔聽吾姓名。反加揚笑者。何也。武言曰。你方讒言號飛熊。故有此笑。子牙曰。人各有號。何以爲笑。樵子曰。當時古人高人。聖人賢人。胸藏萬斛珠璣。腹隱無邊錦繡。如風后老彭。傳說常桑。伊尹之輩。方稱其號。似你也有此號。名不稱實。故此笑耳。我常時見你伴綠柳而垂絲。別無營運。守株而待兔。看此清波無識。見高明爲

何亦稱道。號武吉言罷。却將溪邊釣杆拿起。見線上印一針。而無曲。樵子撫掌大笑不止。對子牙點頭嘆曰。有智不在年高。無謀空言百歲。樵子問子牙曰。你這釣線。何爲不曲。古語云。且將香餌鉤金鱉。我傳你一法。將此針用火燒紅。打成釣樣。上用香餌。線上又用浮子。魚來吞食。浮子自動。是知魚至。望上一鈴。鈎撻魚腮。方能得鯉。此是捕魚之方。似這等釣。莫說三年。便百年也。無一魚到手。可見你智量愚拙。安得妄曰飛熊。子牙曰。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夫在此。名雖垂釣。我自意不在魚。吾在此。不過守清雲而得路。撥陰翳而騰霄。豈可曲中而取魚乎。非丈夫之所爲。



也。吾寧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爲錦鱗設。只釣王與侯。  
吾有詩爲證。

短杆長線守磻溪。

這個機關那得知。

只釣當朝君與相。

何常意在水中魚。

武吉聽罷大笑曰。你這個人。也想王侯做。看你那個嘴臉。  
不相王侯。你到相個活猴子。牙也笑着曰。你看我的嘴臉。  
不相王侯。我看你的嘴臉。也不甚麼好。武吉曰。我的嘴臉。  
比你好些。吾雖樵夫。真比你快活。春看桃杏。夏玩荷紅。秋  
看黃菊。冬賞梅松。我也有詩。

擔柴貨賣長街上。

沽酒回家母子歡。

伐木只知營運樂。

放翻天地自家看。

子牙曰。不是這等嘴臉。我看你臉上的氣色。不甚麼好。武  
吉曰。你看我的氣色。怎的不好。子牙曰。你左眼青。右眼紅。  
今日進城打死人。武吉聽罷。叱之曰。我和你閑談戲語。爲  
何毒口傷人。武吉挑起柴。逕往西岐城中來賣。不覺行至  
南門。却逢文王車駕往靈臺占驗災祥之兆。隨侍文武出  
城兩邊侍衛。甲馬御林軍人大呼曰。千歲駕臨。少來。武吉  
挑着一擔柴。往南門來。市井道窄。將柴換肩。不知塌了一  
頭。番轉尖擔。把門軍王相夾耳門一下。卽刻打死兩邊人。  
大叫曰。樵子打死了門軍。卽時拿住。來見文王。文王曰。此

表前漢書  
是何人兩邊啓奏。大王千歲。這個樵子不知何故打死門軍。王相文王在馬上問曰。那樵子叫甚名字。爲何打死王相。武吉啓曰。小人就是西岐的良民。叫做武吉。因見大王駕臨。道路窄狹。將柴換肩。悞傷王相。文王曰。武吉既打死王相。理當抵命。隨卽就在南門畫地爲牢。豎木爲吏。將武吉禁于此間。文王往靈臺去了。紂時畫地爲牢。止西岐有此事。東南南北連朝歌。俱有禁獄。惟西岐因文王先天數禍福無差。因此人民不敢逃匿。所以畫地爲獄。民亦不敢逃去。但凡人走了。文王演先天數。算出拿來。加倍問罪。以此頑猾之民。皆奉公守法。故曰畫地爲獄。且說武吉禁了三

日。不得回家。武吉思母無依。必定倚閭而望。况又不知我有刑陷之災。因思母親。放聲大哭。行人圍看。其時散宜生往南門過。忽見武吉。悲聲大痛。散宜生問曰。你是前日打死王相的。殺人償命。理之常也。爲何大哭。武吉告曰。小人不幸逢遇冤家。悞將王相打死。理當償命。安得理怨。只奈小人有母。七十有餘歲。小人無兄無弟。又無妻室。母老孤身。必爲溝渠餓殍。屍骸暴露。情切傷悲。養子無益。子喪母亡。思之切骨。苦不敢言。小人不得已。放聲大哭。不知迴避。有犯大夫望祈恕罪。散宜生聽罷。默思久之。若論武吉打死王相。非是鬪毆殺傷人命。不過挑柴悞塌尖擔打傷人。

命自無抵償之理。宜生曰：武吉不必哭。我往見千歲，啓一本放你回去，辦你母親衣衾棺木柴米養身之資，你再等秋後以正國法。武吉叩頭謝老爺天恩。宜生一日進便殿，見文王朝賀畢，散宜生奏曰：臣啓大王，前日武吉打傷王相人命，禁于南門。臣往南門，忽見武吉痛哭。臣問其故，武吉言有老母七十餘歲，止生武吉一人，况吉上無兄弟，又無妻室，其母一無所望。吉遭國法，羈陷莫出，思母必成溝渠之鬼，因此大哭。臣思王相人命原非鬪毆，實乃悞傷。况武吉母寡身單，不知其子陷身于獄，據臣愚念，且放武吉歸家，以辦養母之費。棺木衣衾之資完畢，再來抵償。王相

之命。臣請大王肯意，定奪。文王聽宜生之言，隨准，行速放武吉回家。詩曰：

文王出廓驗靈言，武吉擔柴惹禍胎。

王相死于尖擔下，子牙八十蓮纜來。

話說武吉出了獄，可憐思家心重，飛奔回來，只見母親倚闥而望，見武吉回家，忙問曰：我兒，你因甚麼事，這幾日纜來爲母在家，曉夜不安，又恐你在深山窮谷，被虎狼所傷，使爲娘的懸心弔膽，廢寢忘餐。今日見你，我心方落，不知你爲何事。今日纜回，武吉哭拜在地曰：母親，孩兒不幸，前日往南門賣柴，遇文王駕至，我挑柴閃躲，塌了尖擔，打死

門軍王相文王把孩兒禁于獄中。我想母親在家中懸望。又無音信。上無親人。單身隻影。無人奉養。必成溝壑之鬼。因此放聲痛哭。多虧上大夫散宜生老爺。啓奏文王。放我歸家。置辦你的衣衾棺木米糧之類。打點停當。孩兒就去償王相之命。母親你養我一場無益了。道罷大哭。其母聽見兒子遭此人命重情。魂不附體。一把扯住武吉。悲聲咽咽。兩淚如珠。對天嘆曰。我兒忠厚半生。并無欺妄。孝母守分。今日有何罪。得罪大地。遭此陷害之災。我兒你有差遲。爲娘的焉能有命。武吉曰。前一日孩兒擔柴行至礮溪。見一老人執杆垂釣。線上拴着一個針。在那裡釣魚。孩兒問

他爲何不打灣了。安着香餌釣魚。那老人曰。寧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非爲錦鱗。只釣王侯。孩兒笑他。你這個人也。想做王侯。你那嘴臉。也不想個王侯。道相一個活猴。那老人看看孩兒曰。我看你的嘴臉也不好。我問他我怎的不好。那老人說孩兒左眼青。右眼紅。今日必定打死人。確確的那一日。打死了王相。我想老人嘴極毒。想將起來可惡。其母問吉曰。那老人姓甚名誰。武吉曰。那老人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因他說出號來。孩兒故此笑他。他讒說出這樣破話。老母曰。此老善相。莫非有先見之明。我兒此老人你還去求他救你。此老必是高人。武吉聽了母命。收拾逕

往磻溪來見子牙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從來仁賢應運而生必有異兆方能側陋升聞當

年帝賚良弼夢入飛熊此皆帝心簡在良有以也

又批 當日武吉罪名原有應得之典只文王散宜生俱

不分晰明白致武吉逃隱後來竟成兒戲套頭宜

生不能辭責

子牙武吉以漁樵問答相稱大是好光景只武吉

愚而趣子牙達而熱俱有用世心腸物外意趣子

牙又因武吉而成名武吉因子牙而脫難可稱良

對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詩曰

別却朝歌隱此間

喜觀綠水遶青山

黃庭兩卷消長晝

金鯉三條了笑顏

柳內鶯聲來啞啞

岸傍溜響聽潺潺

滿天華霧開祥瑞

贏得文王仙駕返

話說武吉來到溪邊見子牙獨坐垂楊之下將魚竿飄浮

綠波之上自已作歌取樂武吉走至子牙之後欵欵叫曰

姜老爺子牙回首看見武吉子牙曰你是那一日在此的

樵夫武吉答曰正是子牙道你那一日可曾打死人麼武

言慌忙跪泣告曰。小人乃山中蠢子。執斧愚夫。那知深奧。肉眼凡胎。不識老爺高明。隱達之士。前日一語。冒犯尊顏。老爺乃大人之輩。不是我等小人。望姜老爺切勿記懷。大開仁慈。廣施惻隱。只當普濟羣生。那日別了老爺。行至南門。正遇文王駕至。挑柴閃躲。不知塌了尖擔。果然打死門軍王相。此時文王定罪。理合抵命。小人因思母老無依。終久必成溝壑之鬼。蒙上大夫散宜生老爺。爲小人啓奏文王。權放歸家。置辦母事。完備不日去抵王相之命。以此思之。母子之命。依舊不保。今日特來叩見姜老爺。萬望憐救。毫末餘生。得全母子之命。小人結草啣環。犬馬相報。決不

敢有負大德。子牙曰。數定難移。你打死了人。宜當償命。我怎麼救得你。武吉哀哭拜求曰。老爺恩施。昆蟲草木無處不發慈悲。倘救得母子之命。沒齒難忘。子牙見武吉來意虔誠。亦且此人後必有貴。子牙曰。你要我救你。你拜吾爲師。我方救你。武吉聽言。隨即下拜。子牙曰。你旣爲吾弟子。我不得不救你。如今你速回到家。在你床前。隨你多長挖一坑。塹深四尺。你至黃昏時候。睡在坑內。叫你母親於你頭前點一盞燈。腳頭點一盞燈。或米也可。或飯也可。抓兩把撒在你身上。放上些亂草。睡過一夜起來。只管去做生意。再無事了。武吉聽了。領師之命。回到家中。挖坑行事。有

詩為証

詩曰

文王先天數。

子牙善觀星。

不因武吉事。

焉能涉帝廷。

磻溪生將相。

周土產天丁。

大造原相定。

須教數合冥。

話說武吉回到家中。滿面喜容。母說我見你去求姜老爺。此事如何。武吉對母親一一說了一遍。母親大喜。隨命武吉挖坑點燈不題。且說子牙三更時分。披髮仗劍踏罡布斗。指訣結印。隨與武吉壓星。次早武吉來見子牙。口稱師父。下拜。子牙曰。既拜吾為師。早晚聽我教訓。打柴之事。非

汝長策。早起挑柴貨賣。到中時來講談兵法。方今紂主無道。天下反亂。四百鎮諸侯。武吉曰。老師父。反了那四百鎮諸侯。子牙曰。反了東伯侯。姜文煥。領兵四十萬。大戰游魂關。南伯侯鄂順。反了。領三十萬人馬。攻打三山關。我前日仰觀天象。見西岐不久。刀兵四起。離亂發生。此是用武之秋。上心學藝。若能得功。出仕便是天子之臣。豈是打柴了事。古語有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又曰。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也是你拜我一場。武吉聽了師父之言。早晚。上心不離子牙。精學武藝。講習六韜。不表話說。散宜生一日相起。武吉之事。一去半載。不來。宜生入內庭。見文王啓

奏曰。武吉打死王相。臣因見彼有老母在家。無人養侍。奏  
過主公。放武吉回家。辦其母棺木。日費之用。卽來。豈意彼  
竟欺滅國法。今經半載。不來領罪。此必狡猾之民。大王可  
演先天數。以驗真實。文王曰。善。隨取金錢占演。凶吉。文王  
點首。嘆曰。武吉亦非猾民。因懼刑。自投萬丈深潭。已死。若  
論正法。亦非鬪毆殺人。乃是悞傷人命。罪不該死。彼反懼  
法身死。如武吉深爲可憫。嘆息良久。君臣各退。正是。撚指  
光陰似箭。果然歲月如流。文王一日。與文武閑居無事。見  
春和景媚。柳舒花放。桃李爭妍。韶光正茂。文王曰。三春景  
色繁華。萬物發舒。襟懷爽暢。孤同諸子。衆卿往南郊。尋青

踏翠。共樂山水之歡。以效尋芳之樂。散宜生近前。啓曰。主  
公昔日造靈臺。夜兆飛熊。主西岐。得棟梁之才。主君有賢  
輔之佐。况今春光晴爽。花柳爭妍。一則圍幸于南郊。二則  
訪遺賢於山澤。臣等隨使南宮。適辛甲保駕。正堯舜與民  
同樂之意。文王大喜。隨傳旨。次早。南郊圍幸。行樂。次日。南  
宮。適領五百家將。出南郊。步一圍場。衆武士披執。同文王  
出城。行至南郊。怎見得好春光景致。

和風飄動百葢爭榮。桃紅似火。柳嫩成金。萌芽初出土  
百草以排新。芳草綿綿鋪錦繡。嬌花嫋嫋鬪春風。林內  
清奇鳥韻。樹外氤氳烟籠。聽黃鸝杜宇。喚春回。徧訪遊



人行樂絮飄花落溶溶歸棹。又添水面文章。見幾個牧  
童短笛騎牛背。見幾個田下鋤人。速手忙見幾個摘桑  
捻着桑藍走。見幾個採茶歌罷入茶筐。一段青一段紅。  
春光富貴一園花。一園柳花柳爭妍。無限春光觀不盡。  
溪邊春水戲鴛鴦。

人人貪戀春三月。

留戀春光却動心。

勸君休錯三春景。

一寸光陰一寸金。

話說文王同衆文武出郊外行樂。共享三春之景。行至一  
山。見有圍場。步成羅網。文王一見許多家將。披堅執銳。手  
持掃帚銅叉。黃鷹獵犬。雄威萬狀。怎見得

烈烈旌旗似火。輝輝造蓋遮天。錦衣繡襖。駕黃鷹。花帽  
征衣。牽獵犬。扮青壇笠。打灑朱纓。粉青壇笠。一池荷葉  
舞清風。打灑朱纓。開放桃花浮水面。只見趕獐獵犬鑽  
天鷄子。帶紅纓。捉兔黃鷹。拖帽金彪。雙鳳翅。黃鷹起去。  
空中咬墜玉。天鵝惡犬來時。就地拖番梅花鹿。青錦白  
吉。錦豹花彪。青錦白吉。遇長杆血濺。滿身紅。錦豹花彪。  
逢利刃血淋。山土赤。野雞着箭。穿住二翅。怎能飛。鷓鴣  
遭叉撲地。翎毛難展。掙大弓射去。青粧白鹿。怎逃生。藥  
箭來時。練雀班鳩。難迴避。旌旗招展。亂縱橫。鼓響鑼鳴。  
聲吶喊。打圍人個。七心猛。與獵將各各歡欣。登崖賽過。

搜山虎跳澗猶如出海龍。火炮鋼叉連地滾。窩弓伏弩傍空行。長大聽有天鵝叫。開籠又放海東青。

話說文王見這樣個光景。忙問上大夫。此是一個圍場。爲何設于此山。宜生馬。上欠身答曰。今日千歲遊春行樂。共幸春光。南將軍已設此圍場。似主公打獵行幸。以暢心情。亦不枉行樂一番。君臣共樂。文王聽說正色曰。大夫之言差矣。昔伏羲皇帝不用茹毛。而稱至聖。當時義首相名曰風后。進茹毛于伏羲。伏羲曰。此鮮食。皆百獸之肉。吾人饑而食其肉。渴而飲其血。以之爲滋養之道。不知吾欲其生。恐令彼死。此心何忍。然今不食禽獸之肉。寧食百草之粟。

各全生命以養天和。無傷無害。豈不爲美。伏羲居洪荒之世。無百穀之美。尚不茹毛鮮食。况如今五穀可以養生。肥甘足以悅口。孤與卿踏青行樂。以賞此韶華風景。今欲騁孤等之樂。追靡逐鹿。較強比勝。騁英雄于獵較之間。禽獸何辜。而遭此殺戮之慘。且當此之時。陽春乍啓。正萬物生育之時。而行此肅殺之政。此仁人所痛心者也。古人當生不剪體。天地好生之仁。孤與卿等何蹈此不仁之事哉。速命南宮适將圍場去了。衆將傳旨。文王曰。孤與衆卿在馬上歡飲。行樂觀望。來往士女。紛紜踏青。紫陌闢草芳叢。或携酒而樂溪邊。或謳歌而行綠圃。君臣馬上。忻然而嘆曰。

正是君正臣賢。士民怡樂。宜生馬上。欠背答曰。主公西岐之地。勝似堯天。君臣正迤。運行樂只。見那邊一夥漁人。作歌而來。

憶昔成湯掃桀時。

十一征兮自葛始。

堂堂正大應天人。

義旗一舉民安止。

今經六百有餘年。

祝網恩波將欲息。

懸肉爲林酒作池。

鹿臺積血高千丈。

內荒于色外荒禽。

嘈嘈四海沸呻吟。

我曹本是滄浪客。

洗耳不聽亡國音。

日逐洪濤歌浩浩。

夜觀星斗垂孤釣。

孤釣不如天地寬。

白頭俯仰天地老。

文王聽漁人歌罷。對散宜生曰。此歌韻度清奇。其中必定有大賢隱于此地。文王命辛甲與孤把作歌賢人請來相見。辛甲領旨將坐下馬一磕。向前勸聲言曰。內中有賢人請出來見吾千歲。那些漁人齊齊跪下。答曰。吾等都是閑人。辛甲曰。你們爲何都是賢人。漁人曰。我等早晨出戶捕魚。這時節回來無事。故此我等俱是間人。不一時文王馬到。辛甲向前啓曰。此乃俱是漁人。非賢人也。文王曰。孤聽作歌韻度清奇。內中定有大賢。衆漁人曰。此歌非小民所作。離此三十五里。有一磻溪。溪中有一老人。時常作此歌。

我們耳邊聽的熟了。故此訊口唱出此歌。實非小民所作。文王曰。諸位請回。衆漁人叩頭去了。文王馬上想歌中之味。好個洗耳不聞忘國音。傍中大夫散宜生。欠背言曰。洗耳不聞忘國音者何也。昌曰。大夫不知麼。宜生日。臣愚不知深義。昌曰。此一句。乃堯王訪舜天子故事。音堯有德。乃生不肖之男。後堯王恐失民望。私行訪察。欲要讓位。一日行至山僻幽靜之鄉。見一人倚溪臨水。將一小瓢兒在水中轉。堯王問曰。公爲何將此瓢在水中轉。其人笑曰。吾看破世情。却了名利。去了家私。棄了妻子。離愛慾是非之門。拋紅塵之逕。避處深林。壅鹽蔬食。怡樂林泉。以終天年。平

生之愿足矣。堯王聽罷大喜。此人眼空一世。亡富貴之榮。遠是非之境。真乃仁傑也。孤將此帝位。正該讓他。王曰。賢者。吾非他人。朕乃帝堯。今見大賢有德。欲將天子之位讓爾。可否。其人聽罷。將小瓢拿起。一脚踏的粉碎。兩隻手掩住耳。桑飛跑。跑至溪邊洗耳。正洗之間。又見一人牽一隻牛來吃水。其人曰。那君子牛來吃水了。那人只管洗耳。其人又曰。此耳有多少穢污。只管洗。那人洗完。方開口答曰。方纔帝堯讓位與我。把我雙耳都污了。故此洗了一會。有誤。此牛吃水。其人聽了。把牛牽至上流而飲。那人曰。爲甚事便走。其人曰。水被你洗污了。如何又污吾牛口。當時高

潔之士如此。此一句乃是洗耳不聞忘國音。衆官馬上俱聽文王談講先朝興廢。後國遺踪。君臣馬上傳杯共享。與民同樂。見了些桃紅李白。鴨綠鵝黃。鶯聲嘹唳。紫燕呢喃。風吹不啻遊人醉。獨有三春景色新。君臣正行見一起。樵人作歌而來。

鳳非乏兮麟非無。但嗟治世有隆污。  
龍興雲出虎生風。世人慢惜尋賢路。  
君不見人莘野夫。心樂堯舜與犁鋤。  
不遇成湯三使聘。懷抱經綸學左徒。  
又不見人傅岩子。蕭蕭簞笠甘寒楚。

當年不入高宗夢。  
古來賢達辱而榮。  
且橫牧笛歌清書。

霖雨終身藏版土。  
豈特吾人終水滸。  
慢叱犁牛耕白雲。

王侯富貴斜暉下。

仰天一笑俟明君。

文王同文武馬上聽得歌聲甚是奇異。內中必有大賢命。辛甲請賢者相見。辛甲領命撥馬前來。見一夥樵人言曰。你們內中可有賢者。請出來與吾大王相見。衆人放下擔兒。俱言內無賢者。不一時文王馬至。辛甲回覆曰。內無賢士。文王曰。聽其歌韻清奇。內中豈無賢士。中有一人曰。此歌非吾所作。前邊十里地名磻溪。其中有一老叟。朝暮垂

杆小民等打柴回來。礮溪少歇。朝夕聽唱此歌。眾人聽得熟了。故此隨口唱出。不知大王駕臨。有夫迴避。乃子民之罪也。王曰。既無賢士。爾等暫退。眾皆去了。文王在馬上。只管思念。又行了一路。與文武把盞。與不能盡。春光明媚。花柳芳妍。紅綠交加。粧點春色。正行之間。只見一人挑着二擔柴。唱歌而來。

春水悠悠春草奇。

金魚未遇隱礮溪。

世人不識高賢志。

只作溪邊老釣磯。

文王聽得歌聲。嗟嘆曰。奇哉。此中必有大賢。宜生在馬上。看那挑柴的好相。猶民武吉。宜生曰。三公方纔作歌者。相

似打死王相的武吉。王曰。大夫差矣。武吉已死。萬丈深潭之中。前演先天。豈有武吉還在之理。宜生看的實了。隨命辛免曰。你是不是拿來。辛免走馬向前。武吉見是文王駕至。迴避不及。把柴歇下。跪在塵埃。辛免看時。果然是武吉。辛免回見文王。嘆曰。果是武吉。文王聞言。滿面通紅。見吉大喝曰。匹夫。怎敢欺孤太甚。隨對宜生曰。大夫這等狡猾。逆民須當加等勸問。殺傷人命。躲重投輕。罪與殺人等。今非謂武吉逃躲。則先天數竟有差錯。何以傳世。武吉泣拜在地。奏曰。吉乃守法奉公之民。不敢狂悖。只因悞傷人命。前去問一老叟。離此間三里。地名礮溪。此人乃東海許州

人氏姓姜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小人拜他爲師。傳與小人回家。挖一坑。叫小人睡在裡面。用草蓋在身上。頭前點一盞燈。腳後點一盞燈。草上用米一把撒在上面。睡到天明。只管打柴。再不妨了。千歲爺。螻蟻尚且貪生。豈有人不惜命。只見宜生馬上欠身賀曰。恭喜大王。武吉。今言此人道號飛熊。正應靈臺之兆。昔日商高宗夜夢飛熊而得傳說。今日大王夢飛熊。應得子牙。今大王行樂。正應求賢。望大王宜赦武吉無罪。令武吉往前林。請賢士相見。武吉叩頭。飛奔林中去了。且說文王君臣。將至林前。不敢驚動賢士。離數箭之地。文王下馬。同宜生步行入林。且說武吉

趕進林來。不見師父。心下着慌。又見文王進林。宜生問曰。賢士在否。武吉答曰。方纔在此。這會不見了。文王曰。賢士可有別居。武吉道。前邊有一草舍。武吉引文王駕至門首。文王以手撫門。猶恐造次。只見裏面走一小童。開門。文王笑臉問曰。老師在否。童曰。不在了。同道友開行。文王問曰。甚時回來。童子答曰。不定。或就來。或一二日。或三五月。萍梗浮踪。逢山遇水。或師或友。便談玄論道。故無定期。宜生在傍曰。臣啓主公。求賢聘傑。禮當虔誠。今日來意未誠。宜其遠避。昔上古神農。拜常桑。軒轅。拜老彭。黃帝。拜風后。湯拜伊尹。須當沐浴齋戒。擇吉日迎聘。方是敬賢之禮。主公

且暫請駕回。文王曰：大夫之言是也。命武吉隨駕入朝。文王行至溪邊，見光景稀奇，林木幽曠，乃作詩曰：

宰割山河布遠猷。

大賢抱負可同謀。

此來不見垂竿叟。

天下人愁幾日休。

文王作罷，又見綠柳之下，溪邊兩傍魚竿飄在水面，不見子牙，心中甚是悵快，復作詩曰：

求賢遠出到溪頭。

不見賢人止見鈎。

一竹青絲垂綠柳。

滿江紅日水空流。

文王猶留戀不捨，宜生復勸文王方隨眾文武回朝。抵暮進西岐，俱到殿廷。文王傳旨，令百官俱不必各歸府第，都

在殿廷宿齋三日，同去迎請大賢。內有大將軍南宮适進曰：「磻溪釣叟，恐是虛名。大王未知真實，而以隆禮迎請，倘言過其實，不空費主公一片真誠，竟爲愚夫所弄，依臣愚見，主公亦不必如此費心。待臣明日自去請來。如果才副其名，主公再以隆禮加之；未晚。如果虛名，可叱而不用。又何必主公宿齋而後請見哉？」宜生在傍勵聲言曰：「將軍此舉，不是如此說。方今天下荒荒，四海鼎沸，賢人君子多隱巖谷，今飛熊應兆，上天垂象，特賜大賢助我皇基。是西岐之福澤也。此時自當學古人求賢破拘攣之習，豈得如近日欲賢人之自售哉？將軍切不可說如是之言，使諸臣懈。」



息文王聞言大悅曰大夫之言正合孤意於是百官俱在  
殿廷歇宿三日然後聘請于牙後有詩曰

西地城中鼓樂喧

文王聘請太公賢

周家從此皇基固

四九爲尊八百年

文王從散宜生之言齋宿三日至第四日沐浴整衣極其  
精誠文王端坐鑿輿扛擡聘禮文王擺列軍馬成行前往  
磻溪來迎子牙封武吉爲武德將軍笙簧滿道竟出西岐  
不知驚動多少人民扶老携幼來看迎賢但見  
旗分五采戈戟鏘鏘笙簧拂道如鶴淚鸞鳴肅鼓咚咚  
一似雷聲滾滾對子馬人人喜悅金吾士個個懽忻

文在東寬袍大袖武在西貫甲披堅毛公燧周公旦召  
公奭畢公榮四賢佐主百造百适叔夜叔夏等八俊相  
隨城內氤氳香滿道廓外拋彩結成祥望主降臨西土  
地不負五鳳立岐山萬民齊享昇平日宇宙雍熙八百  
年飛熊仁兆興周室感得文王聘大賢

文王待領衆文武出廓逕往磻溪而來行至三十五里早  
至林下文王傳言士卒暫在林外剗住不必聲揚恐驚動  
賢士文王下馬同散宜生步行入得林來只見子牙背坐  
溪邊文王悄悄的行至跟前立於子牙之後子牙明知駕  
臨故作歌曰

西風起兮白雲飛。

歲已暮兮將焉為。

五鳳鳴兮真主現。

垂村釣兮知我稀。

子牙作畢。文王曰：賢士快樂否？子牙回頭看見文王忙棄  
 杆一傍，俯伏叩地曰：子民不知駕臨，有失迎候，望賢王恕  
 尚之罪。文王忙扶住，拜言曰：久慕先生，前顧不虞，昌知不  
 恭，今特齋戒，專誠一謁，得覩先生尊顏，實昌之幸也。命宜  
 士扶賢士起。子牙躬身而立。文王笑容携子牙至茅舍之  
 中。子牙再拜。文王曰：久仰高明，未得相見，今幸接  
 丰標，祇聆教誨，實三坐之幸矣。子牙拜而言曰：尚乃老  
 朽，其才不堪顧，則文不足安邦，武不足定國，荷蒙賢王枉

顧，實辱鸞輿，有辜聖德。宜生在傍曰：先生不必過謙。吾君  
 臣沐浴虔誠，特申微忱，專心聘請，今天下紛紛定而又亂，  
 當今天子遠賢近佞，荒淫酒色，殘虐生民，諸侯變亂，民不  
 聊生，吾主晝夜思維，不安枕席，久慕先生大德，側隱溪岩，  
 特具小聘，先生不棄，供佐明時，吾王幸甚，生民幸甚。先生  
 何苦隱胸中之奇謀，忍生民之塗炭，何不一展緒餘，哀此  
 災獨，出水火而置之昇平，此先王覆載之德，不世之仁也。  
 宜生將聘禮擺開，子牙看了，速命童兒收訖。宜生將鸞輿  
 推過，請子牙登輿。子牙跪而告曰：老臣荷蒙洪恩，以禮相  
 聘，尚已感激非淺，怎敢乘坐鸞輿，越名僭分，這個斷然不

敢文王曰。孤預先相設。特選先生。必然乘坐。不負素心。子牙再三不敢推阻。數次決不敢坐。宜生見子牙堅意不從。乃對文王曰。賢者既不乘輿。望主公從賢者之請。可將大。王逍遙馬請乘。主公乘輿。王曰。若是如此。有失孤數日之。虔敬也。彼此又推讓數番。文王方乘輿。子牙乘馬。懽聲載。道士馬軒昂。時值喜吉之辰。子牙時來。年近八十。有詩嘆。

渭水溪頭一釣杆

鬢霜皎皎兩雲礮

胸橫星斗冲霄漢

氣吐虹霓掃日寒

養老來歸西伯下

避危拚棄舊王冠

自從夢入飛熊後

八百餘年享奠安

話說文王聘子牙。進了西岐。萬民爭看。無不忻悅。子牙至朝門下馬。文王陞殿。子牙朝賀畢。土封子牙為右靈生。丞相子牙謝恩。偏殿設宴。百官相賀對飲。其時君臣有輔。龍虎有依。子牙治國有方。安民有法。件件有條。行行有款。西岐起造相府。比時有報傳進五關。汜水關首將韓榮。具疏往朝歌。言姜尚相周不知子牙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聘賢大禮也。自不可草率。文王能行之。散宜生能贊成之。故造周家八百年洪基。推古驗今。毫釐不

爽雖然當時太公望年已八十。隱釣溪邊。若非武吉事終至沉埋。天下事都要逢機應會。不然縱五百年名世。應一代之王者。亦有時而失之者。伯益。臯陶伊尹周公孔子是也。三復于斯。令人於悒。又批  
陰陽妙用。原在隱躍之間。令人欲盡信而不可得。欲不信而亦不可得。此方是天地顯微之妙。若一疋不疑。反覺索然無味。宜生因恃文王先天數有準。則有破先天數者。在此雖謔語。大可會心。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己請妖赴宴

詩曰

鹿臺只望接神仙

豈料妖狐降綺筵

濁骨不能超濁世

凡心怎得出凡筵

希徒弄巧欺明哲

孰意招尤剪穢羶

惟有昏庸殷紂拙

反聽蘇氏殺先賢

話說韓榮知文王聘請子牙相。周忙修本。差官往朝歌。非止一日進城來。差官往文書房來。下本。那日看本者。乃比干丞相。比干見此本。姜尚相。周一節。沉吟不語。仰天嘆息。曰。姜尚素有大智。今佐西周。其心不小。此本不可不奏。比

于抱本往摘星樓來候旨。紂王宣比干進見。王曰：皇叔有何奏章。比干奏曰：汜水關總兵官韓榮一本言姬昌禮聘姜尚爲相，其志不小。東伯侯反于東魯之鄉，南伯侯屯兵三山之地。西伯姬昌若有變亂，此時正謂刀兵四起，百姓思亂，况水旱不時，民貧軍乏，庫藏空虛。况聞大師遠征北地，勝敗未分，真國事多艱。君臣交省之時，願陛下聖意上裁。請旨定奪。王曰：候朕臨殿，與衆卿共議。君臣正論國事，只見當駕官奏曰：北伯侯崇侯虎候旨。命傳旨宣侯虎上樓。王曰：卿有何奏章。侯虎奏曰：奉旨監造鹿臺，整造二年零四個月，今已工完。特來復命。紂王大喜，此臺非卿之力。

終不能如是之速。侯虎曰：臣晝夜督工，焉敢怠玩，故此成工之速。王曰：目今姜尚相周，其志不小。汜水關總兵韓榮有本來說，爲今之計，如之奈何。卿有何謀，可除姬昌大患。侯虎奏曰：姬昌何能。姜尚何物。井底之蛙，所見不大。螢火之光，其亮不遠。名爲相周，猶寒蟬之抱枯楊，不久俱盡。陛下若以兵加之，使天下諸侯恥笑。據臣觀之，無能爲耳。願陛下不必與之較可也。王曰：卿言甚善。紂王又問曰：鹿臺已完，朕當幸之。侯虎奏曰：特請聖駕觀看。紂王甚喜。二卿可暫往臺下。候朕與皇后同往。王傳旨排鑾駕，往鹿臺玩。真有詩爲証。

詩曰

鹿臺高聳透雲霄。

斷送成湯根與苗。

上本工行人失望。

黎民怨起鬼應妖。

食人無厭崇侯惡。

獻媚逢迎費仲梟。

勾引狐狸歌夜月。

商朝一似水中飄。

話說紂王與妲己同坐七香車。宮人隨駕。侍女紛紛到得

鹿臺。果然華麗。君后下車。兩邊扶侍上臺。真是瑤池紫府。

玉闕珠樓。說甚麼蓬壺方丈。團團俱是白石砌就。週圍盡

是瑪瑙粧成樓閣重重。顯雕簷碧瓦。亭臺叠叠。皆獸馬金

環。殿當中簌幾樣明珠。夜放光華。空中照耀。左右盡鋪設

俱是美玉良金。輝煌閃灼。比干隨行。在臺觀看。臺上不知  
費幾許錢糧。無限寶玩。可憐民膏民脂。棄之無用之地。想  
臺中間不知陷害了多少冤魂。屈鬼。又見紂王携妲己入  
內庭。比干看罷。鹿臺不勝嗟嘆。有賦為証。

賦曰

臺高插漢。榭聳凌雲。九曲欄杆。飾玉雕金。光彩彩千層  
樓閣。朝星映月。影溶溶。怪草奇花。香馥四時。不卸殊禽  
異獸。聲揚十里。傳聞遊宴者恣情。懽樂。供力者勞瘁。艱  
辛塗壁。脂泥俱是萬民之膏血。華堂采色。盡收百姓之  
精神。綺羅錦席。空盡織女機杼。絲竹管絃。變作野夫啼

哭。真是以天下奉一人。須信獨夫殘萬姓。

比干在臺上。忽見紂王傳旨奏樂飲宴。賜比干侯虎筵席。二臣飲罷。盃盞謝酒下臺。不表。且說妲己與紂王酣飲。王曰。愛卿曾言鹿臺造完。自有神仙。仙子俱來行樂。今臺已造完成。不識神仙。仙子可一日一至乎。這一句話。原是當時妲己要與玉石琵琶精報讐。將此鹿臺圖獻與紂王。要害子牙。故將邪言惑誘紂王。豈知作要成真。不期今日工完。紂王欲想神仙。故問妲己。妲己只得朦朧應曰。神仙。仙子乃清虛有道之士。須待月色圓滿。光華皎潔。碧天無翳。方肯至此。紂王曰。今乃初十日。料定十四五夜。月華

圓滿。必定光輝。使朕會一會神仙。仙子何如。妲己不敢強辯。隨口應承。此時紂王在臺上。貪歡取樂。淫泆無休。從來有福者。福德多生。無福者。妖孽廣積。奢侈淫泆。乃喪身之藥。紂王日夜縱施。全無忌憚。妲己自紂王要見神仙。仙子之類。着實撓心。日夕不安。其日乃是九月十三日。三更時分。姐已候紂王睡熟。將元形出竅。一陣風聲來。至朝歌南門外。離城三十五里。軒轅墳內。妲己元形至此。眾狐狸齊來迎接。又見九頭雉雞精出來相見。雉雞精道。姐姐爲何到此。你在深院。皇宮受享無窮之福。何嘗思念我等在此。淒涼。姐已道。妹妹我雖偏你們朝朝侍天子。夜夜伴君王。

未嘗不思念你等。如今天子造完鹿臺。要會仙姬仙子。我  
思一計。想起妹妹。與衆孩兒們。你會變者。或變神仙。或變  
仙子。仙姬去鹿臺。受享天子九龍宴席。不會變者。自安其  
命。在家看守。俟其日。妹妹同衆孩兒們來。雉雞精答道。我  
有些需事。不能領席。筭將來。只得三十九名會變的。姐已  
分付。停當。風聲響處。依舊回宮。入還本竅。紂王大醉。那知  
妖精出入一宿。天明。次日。紂王問姐已。曰。明日是十五夜。  
正是月滿之辰。不識群仙。可能至否。姐已奏曰。明日治宴。  
三十九席。排三層。擺在鹿臺。候神仙降臨。陛下若會仙家。  
壽添無筭。紂王大喜。王問曰。神仙降臨。可命一臣斟酒陪

宴。姐已曰。須得一大量大臣。方可陪席。王曰。合朝文武之  
內。止有比干。量洪。傳旨。宣亞相比干。不一時。比干至臺下。  
朝見。紂王曰。明日命皇叔陪群仙筵宴。至月上臺下候旨。  
比干領旨。不知怎樣陪神仙。糊塗不明。仰天嘆息。昏君社  
稷。這等狼狽。國事日見顛危。今又痴心逆想。要會神仙。似  
此。又是妖言。豈是國家吉兆。比干回府。總不知所出。且說  
紂王次日傳旨。打點筵宴。安排臺上三十九席。俱朝上擺  
列。十三席一層。擺列三層。紂王分付。布列停妥。紂王恨不  
得將太陽速送西山。皎月忙昇東土。九月十五日抵暮。比  
干朝服往臺下候旨。且說紂王見日已西沉。月光東上。紂



王大喜如得萬斛珠玉一般。携姐已于臺上看九龍筵席。真乃是烹龍炮鳳珍羞味。酒海饈山色色新。席已完備。紂王姐已入內坐。懽飲候神仙前來。姐已奏曰。但群仙至此。陛下不可出見。如泄天機。恐後諸仙不肯再降。王曰。御妻之言是也。話猶未了。將近一更時分。只聽得四下裡風響。怎見得有詩為証。

詩曰

妖雲四起罩乾坤。

冷霧陰霾天地昏。

紂王臺前心膽戰。

蘇妃目下子孫尊。

只知飲宴多生福。

孰料貪杯惹滅門。

怪氣已隨王氣散。

至今遺笑鹿臺寬。

這些在軒轅境內。狐狸採天地之靈氣。受日月之精華。或一二百年者。或三五百年者。今併化作仙子仙姬。神仙體象而來。那些妖氣霎時間。把一輪明月霧了。風聲大作。猶如虎吼一般。只聽得臺上飄飄的。落下人來。那月光漸漸的現出。姐已悄悄啓曰。仙子來了。慌的紂王隔繡簾。一瞧內中。袍分五色。各穿青黃赤白黑。而有戴魚尾冠者。九揚巾者。一字巾者。佗頭打辦者。雙丫髻者。內有盤龍雲髻。如仙子仙姬者。紂王在簾內觀之。龍心大悅。只聽有一仙人言曰。衆位道友稽手了。衆仙答禮曰。今蒙紂王設席宴吾

葦于鹿臺。誠爲厚賜。但願國祚千年。勝皇基萬萬秋。妲己在裏面傳音。宣陪宴官上臺。比干上臺。月光下一看。果然如此。個個有仙骨。人人相不老。長生自思此事。實難解也。人像兩真。我比干只得向前行禮。內有一道人曰。先生何人。比干答曰。卑職亞相比干。奉旨陪宴。道人曰。既是有緣來此。會賜壽一千秋。比干聽說。心下着疑。內傳旨斟酒。比干執金壺斟酒。三十九席已完。身居相位。不識妖氣。懷抱金壺。侍于側伴。這些狐狸。俱仗變化。全無忌憚。雖然服色變了。那些狐狸。騷臭變不得。比干只聞狐騷臭。比干自思神仙乃六根清淨之體。爲何氣穢冲人。比干嘆息當

今天子無道。妖生怪出。與國不祥。正沉思之間。妲己命陪宴官奉大盃。比干依次奉三十九席。每席奉一盃。陪一盃。比干有百斗之量。隨奉過一回。妲己又曰。陪宴官再奉一盃。比干每一席。又是一盃。諸妖連飲二盃。此盃乃是勸盃。諸妖自不曾吃過這皇封御酒。狐狸量大的。還招架的住。量小者招架不住。妖怪醉了。把尾巴都拖下來。只是愧。妲己不知好歹。只是要他的子孫吃。但不知此酒發作起來。禁持不住。都要現出原形來。比干奉第二層酒。頭一層都掛下尾巴。都是狐狸尾。此時月照正中。比干着實留神。看明白。已是追悔不及。暗暗叫苦。想我身居相位。反見妖

怪叩頭羞殺我也。比干聞狐騷臭難當。暗暗切齒。且說姐  
已在簾內看着陪宴官奉了三盃。見小狐狸醉將來了。若  
現出原身來。不好看相。姐已傳旨陪宴官暫下臺去。不必  
奉酒。任從衆仙各歸洞府。比干領旨下臺。鬱鬱不樂。出了  
內庭。過了分宮樓。顯慶殿。嘉善殿。九間殿。殿內有宿夜官  
員。出了午門上馬。前邊有一對紅紗燈引道。未及行了二  
里。前面火把燈籠鏘鏘士馬。原來是武成王黃飛虎巡督  
皇城。比干上前。武成王下馬。驚問比干曰。丞相有甚緊急  
事。這時節纔出午門。比干頓足道。老大人國亂邦傾。紛紛  
精怪濁亂朝廷。如何是好。昨晚天子宣我陪仙子仙姬宴。

果然有一更月上。奉旨上臺。有一起道人各穿青黃赤白  
黑。衣也有些仙手道骨之像。孰知原來是一陣狐狸精。那  
精連飲兩三大盃。把尾巴掛將下來。月下明明的看得是  
實。如此光景。怎生奈何。黃飛虎曰。丞相請回。未將明日自  
有理會。比干回府。黃飛虎命黃明周紀龍環吳乾。你四人  
各帶二十名健卒。散在東南西北地方。看那些道人出那  
一門。務踪其巢穴。定要真實回報。四將領令去訖。武成王  
回府。且說衆狐狸酒在腹內。鬧將起來。架不得妖風起。不  
得朦霧勉強架出午門。一個個都落下來。拖拖拽拽。擠擠  
挨挨。三三五五。擁簇而來。出南門。將至五更。南門開了。周

紀遠遠的黑影之中。明明看見隨後哨探離城三十五里。軒轅墳傍有一石洞。那些道人仙子都扒進去了。次日黃飛虎昇殿。四將回令。周紀曰：昨在南門探得道人有三四十名。俱進軒轅墳石洞內去了。探的是實。請令定奪。黃飛虎卽命周紀領三百家將。盡帶柴薪塞住石洞。將柴架起來燒。到下午來。回令。周紀領令去訖。門官報道：亞相到了。飛虎迎請。到庭上行禮。分賓主坐下。茶罷。黃飛虎將周紀一事說明。比干大喜稱謝。二人在此談論國家事務。武成王置酒與比干丞相傳盃相叙。不覺就至午後。周紀來見奉令放火。燒到午時。特來回令。飛虎曰：未將同丞相一往。

如何比干曰：願隨車駕。二人帶領家將同出南門。三十五里來至墳前。烟火未滅。黃將軍下騎。命家將將火滅了。用撓鈎撻將出來。衆家將領命不提。且說這些狐狸吃了酒的死也甘心。還有不會變的無辜俱死于一穴。有詩爲証。

詩曰：

惟飲傳盃在鹿臺。

狐狸何事化仙來。

只因穢氣人看破。

惹下焦身粉骨災。

衆家將不一時將些狐狸撻出。而有焦毛爛肉臭不可聞。比干對武成王曰：這許多狐狸還有未焦者。揀選好的將皮剝下來。造一袍襖。獻與當今以惑妲己之心。使妖魅不

安于君前必至內亂使天子醒悟或知貶謫妲己也見我等忠誠二臣議大悅不知後來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天子富貴已極所慮者神仙壽筭耳故奸讒孽倖

每以此惑之着着打人痛處其聽信皆牢不可破

人君一入此套未有不身弑國亡者幾希

又批 妲己妖孽耳只天子不知舉朝皆知妖氛貫宮闈

邪氣籠內殿獨怪比干身為次相親陪几宴目覩

諸妖而不能以一壺擊其腦髓是又痛恨後與黃

飛虎委曲燒死種類假一袍以悟主聰難矣宜乎

羅不測之禍



